

第四十一回 蔣佩香錯中得偶

〔先聲重翻蝶戀花〕調

詞曰：

真情未露誤中又誤。最難得，狀元夫婿，況是能文兼武，問拒媒何故？老夫人疑，老大人怒。百巧千奇。蔣佩香到此際，玉蟾稟阿父。庚帖翻無據。直到覲面，相逢如夢。

劉大人到了府中，隨後三貴人都到。遞過手本，門官稟報。劉大人吩咐：“請會。”三人同進中堂，謝過師恩，分主賓長幼坐了。三人說：“門生薄質樗材，蒙老師大人提拔，鰲戴三山，恩難罄報。”劉大人說：“這皆是三位賢弟福命。老夫何功之有？”獻過茶後，劉大人喚內使：“請張老爺書廳少坐，我與陳、申二位老爺有幾句心談。”皆站起身來，張昆隨內使到書廳上去。劉大人又請陳、申二位坐了，說：“老夫年逾六十，只生一女，年十八歲，三月初三日子時生，欲請二位賢弟同做冰人，致意張生，聯為朱陳之好，秦晉之歡。”陳、申二人說：“大人見委，門生敢不遵示。想張年兄定然依允的。”

劉大人說：“就請二位到書廳與張生面談。老夫在此候信。”

陳、申二人走到書廳，把劉大人之意轉達張昆，張昆允了。三人同來大廳上見劉大人，陳、申二人說：“門生等已將尊意說與張年兄知道。”張昆說：“門生久失怙恃，影只形單。蒙大人不棄，願為半子，膝下瞻依。”劉大人聽說，歡喜之至，留三人用了午飯，告辭而去。

劉大人轉入後堂，請出夫人說：“我兩老人未曾得子，幸有義女朝夕相依。來京時蒙聖恩命典試文武兩闈，得一門生張昆，雙中狀元。老夫今日已央他同年陳、申二門生做媒，將佩香孩兒許字與他。夫人意思何如？”夫人說：“老爺擇婿甚佳但未知那位狀元可曾依允？”劉大人說：“他已面允了。”夫人甚喜，說：“喚孩兒出來與他知道。丫環請小姐講話。”答“是。”一會兒小姐出來，說：“父親、母親萬福。呼喚女孩兒有何見諭？”夫人說：“兒呀，你父親奉旨典試文武兩闈，得了文武狀元門生張昆。已央媒將你終身許配與他。你是女流，得此快婿，我兩老人有所倚靠，豈不甚妙？”

佩香一聽，雙目淚流。夫人說：“兒呀，這是你的喜事，怎麼反悲苦起來？”佩香說：“女孩兒蒙父母兩大人于水中活命，沒世不忘，情願常依膝下，不忍別議婚姻。”劉大人說：“兒呀，那張生父母早亡，別無親丁。我把他招贅在家，你亦不至離我們膝下。”佩香垂淚說：“女孩兒幼無撫育，兄嫂不容，本來是個苦命，那有福分配得文武狀元。此事斷難遵命。”

劉大人就含了怒意，說：“三從四德，女子賢名，你知道在家從父的道理麼？”佩香見劉大人動怒，提出一個“從”字，是自己缺禮了。若說明往事或可挽回。佩香向劉大人、夫人哭道：“女孩兒有件隱情未曾稟出。當年本生父母將佩香許字洪昆，交過庚帖。現有聘物玉蟾蜍在此，呈上請看。諺語云：‘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配二夫。’張昆與江昆名同姓不同，孩兒是萬萬不能從的噓。”說畢就大哭起來。兩老家愛小姐如掌上明珠，見他大哭，都沒法了。夫人說：“兒呀，斷不相強。容日商議。”劉大人說：“我已面許張生，這便怎麼處？”夫人說：“這件糊塗事要放在我身上。老爺明日請那張昆來，說：‘老夫從前在京供職，內人在家已將小女庚帖發過，受了玉蟾蜍的聘禮。後來因此人遠出，賤內就未曾說與老夫知道。昨日之言冒昧實甚，望賢弟見恕老邁之罪。’也就把玉蟾與他一看為憑。老爺也不為失信。”劉大人即刻吩咐內使：“拿我名帖，去請三位新貴人相見。”次日早都到，請至大廳，說了幾句閑話，劉大人陪著笑臉，說：“昨日奉請執柯，自慚唐突。”就把夫人任過的話說了一遍。陳保元說：“一言既出駟馬難追。老師雖如此說，門生如何對得住張年兄？且以文武狀元為婿也不過于玷辱了令愛小姐。”劉大人被陳保元說得滿面通紅，不得已就取出玉蟾蜍遞在張昆手中，說：“賢弟不信，此物為憑。”

張昆見了玉蟾蜍，也就兩目流淚。劉大人心中詫異，問道：“賢弟為甚事也垂淚呢？”張昆說：“此是門生敝友洪昆之物。敝友去年落水淹斃，今見此物如見洪昆。不覺一陣心酸，流下淚來。”劉大人說：“賢弟此言果足為信麼？”張昆說：“門生何敢誑言。”劉大人暗想道：“如是假話，他何以知道洪昆二字？”說：“三位賢弟少坐片刻，老夫即刻就來奉陪。”劉大人接過玉蟾蜍向後堂來，對夫人、小姐說：“夫人，你知道洪昆是誰？就是張昆好友。張昆見這玉蟾蜍，旋即垂淚下來。說：‘此是門生敝友洪昆之物。洪昆去年落水淹斃，今見此物如見亡友，所以垂淚。’下官再四審問，他說並非誑語。兒呀，你可以從為父之命，不必執拗了。”佩香聽得此言說：“女孩兒萬不能從。有死無二。”站起身來大哭，認定階石上一頭撞去，幸有僕婦齊來扶起，口中只剩得冷氣。夫人也哭起來了，說：“快取滾水來灌。”灌了滾水，慢慢蘇醒，說：“爹爹，女孩兒生為洪家婦，死為洪家鬼。洪郎既死，女孩兒永賦柏舟，替他守節。”劉大人聽佩香此語，知道他志堅，遂仍到廳前，將佩香來由並守貞的話說了一遍。聽張昆口中稱贊小姐貞烈，心中知小姐性激，恐有投繯自盡的事。因明言前事，說：“小姐必不是大人親生之女，今日既如此烈性，門生不得不直說了，張昆即是洪昆。因先父征倭被冤，全家籍沒。門生三歲時家人張洪抱與私逃，改名洪昆。後來誤入佩香小姐樓上，親贈玉蟾蜍面定。送庚帖。他兄嫂暴虐，把我兩人硬捆丟在水中不死，小生遇高姓救起，小姐不知如何到大人府上。至今奉旨優恤忠裔，仍復原名張昆。前日武榜眼忠裔曹昆亦是童昆更復原名的。”一面吩咐隨班到寓所，速將書箱取來，一會兒書箱取到，張昆開了，取出庚帖。那庚帖上水痕宛在，遞在劉大人手中說：“大人將此帖與小姐一看，立見分明。”劉大人就把帖子拿了，又到後堂說：“孩兒，奇事，奇事！你知道張昆即是洪昆麼？”即以帖子與佩香看。

佩香見寫的真庚帖，說：“這卻是女孩兒的真庚帖。但不知張昆甚麼人，安知不是洪郎沒後，此帖落在張昆手中，而今亦不足為憑了。”夫人說：“老爺，孩兒將信將疑，何不請張昆到後堂，孩兒在帷中一見，辨個真假。若是假的，就責備張昆一番，為孩兒出氣。如果是真，孩兒自然依允。”劉大人說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又到前廳說：“賢弟，小女連此庚帖亦生出疑團，恐是誤落賢弟手中，不足為憑。”張昆說：“門生親往後堂與小姐識認何如？”劉大人說：“賤內亦是此意。”陳、申二位說：“如此極妙。張年兄就隨大人往後堂去。”劉大人引張狀元來至後堂，小姐與夫人在帷中看見說：“母親，真是洪郎，想更復原姓必是實事。”夫人帶小姐出帷相見，彼此嗚咽，卻忍不住悲傷，放聲大哭。劉大人、夫人再三勸解方止。張昆將從前改名，後來復姓的原由告訴小姐，小姐轉悲為喜，劉大人、夫人甚是喜歡。張昆拜了岳父、岳母聯為婚姻。劉大人帶了張昆到大廳上來謝媒人。兩媒人稱贊小姐一贊劉大人、張昆。

備了酒餚，留住三人飲宴。
後來奉旨完姻，下回自有交代。

[返回 >>](#) [玉蟾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